

紀文達公遺集

第一函
五十一冊

上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九

孫樹馨編校

序

張爲主客圖序

張爲主客圖一卷世無刊本殆佚久矣其文時散見唐詩紀事中長夏養疴卽原序所列八十四人一一鉤稽排纂之可以考者猶七十有二張氏之書幾還舊觀矣顧其分合去取之間往往與人意不相愜豈如詩品源出某某之類約畧臆測耶抑爲去諸人甚近其說或有所受耶唐人論詩最不苟高仲武書鄭都官排之甚力

此書孤行唐末人無異詞又何也夫儒者識見繫乎學問之淺深吾黨十年以前所詆詞十年後再取閱之帖然悔者不少矣又安知愜吾意者必是不愜吾意者必非耶因鈔而存之識諸卷首

唐人試律說序

詩至試律而體卑雖極工論者弗尙也然同源別派其法實與詩通度曲倚歌固非古樂要不能廢五音也邇來選本至夥大抵箋註故實供初學者之剽竊初學樂於剽竊亦遂紛然爭購之於鈔襲誠便矣如詩法何今歲夏棗強李生清彥寧津侯生希班延慶郭生墉及余

姊子馬葆善從余讀書閱微草堂偶取其案上唐試律
粗爲別白舉其大凡諸子不鄙余言集而錄之積爲一
冊因畧爲點勘而告之曰余於此事亦所謂揣骨聽聲
者也然竊聞師友之緒論曰爲試律者先辨體題有題
意詩以發之不但如應制諸詩惟求華美則襍積之病
可免矣次貴審題批竅導會務中理解則塗飾之病可
免矣次命意次布格次琢句而終之以鍊氣鍊神氣不
鍊則雕鏤工麗僅爲土偶之衣冠神不鍊則意言並盡
興象不遠雖不失尺寸猶凡筆也大抵始於有法而終
於以無法爲法始於用巧而終於以不巧爲巧此當寢

食古人培養其根柢陶鎔其意境而後得其神明變化自在流行之妙不但求之試律間也若夫入門之規矩則此一冊書畧見大意矣是書也體例畧仿瀛奎律髓爲詩不及七八十首采諸說不過三兩家借以論詩不求備也詩無倫次隨說隨錄不更編也其詞質而不文煩而不殺取示初學非著書也持論頗刻覈欲初學知所別擇非與古人爲難也管窺之見不過如此如欲考據故實則有諸家之書在

後山集鈔序

後山集二十卷其門人彭城魏衍所編也近雲間趙氏

刊行之顧衍記詩四百六十五篇編六卷文一百四十
篇編十四卷今本乃詩七百六十五篇編八卷文一百
七十一篇編九卷又衍記詩話談叢各自爲集而今本
談叢四卷詩話一卷又理究一卷長短句一卷皆入集
中則此本又非魏氏手錄之舊矣壬午六月從座師錢
茶山先生借閱令院吏毛循鈔之循本土人所鈔不甚
誤而原本訛脫太甚九卷以後尤不勝乙因雜取各書
所錄後山作鉤稽考證粗正十之六七乃畧可讀因得
究其大意考江西詩派以山谷後山簡齋配享工部謂
之一祖三宗而左袒西崑者則培擊抉摘身無完膚至

今以相詬厲平心而論其五言古剴削堅苦出入於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其生硬杈枒則不免江西惡習七言古多效昌黎而間雜以涪翁之格語健而不免粗氣勁而不免直喜以拗折爲長而不免少開合變動之妙篇什特少亦自知非所長耶五言律蒼堅瘦勁實逼少陵其間意僻語澀者亦往往自露本質然胎息古人得其神髓而不自掩其性情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七言律嶡崎磊落矯矯獨行惟語太率而意太竭者是其短五七言絕則純爲少陵遣興之體合格者十不一二矣大抵絕不如古古不如律律又七言不如五

言棄短取長要不失爲北宋巨手向來循聲附和譽者
務掩其所短毀者並沒其所長不亦愼耶其古文之在
當日殊不擅名然簡嚴密栗可參置於昌黎半山之間
雖師子固友子瞻而面目精神迥不相襲似較其詩爲
過之顧世不甚傳則爲諸鉅公盛名所掩也余雅愛其
文謂不在李翱孫樵下又念其詩珠礫混雜徒爲論者
所藉口因嚴爲刪削錄成一編非曰管闕之見可以進
退古人亦欲論後山者核其是非長短之實勿徒以門
戶詬爭鬩然佐鬪是則區區之志焉耳

羸奎律髓刊誤序

文人無行至方虛谷而極矣周草窗之所記蓋幾幾不忍卒讀也而所選瀛奎律髓乃至今猶傳其書非盡無可取而騁其私意率臆成編其選詩之大弊有三一曰矯語古淡一曰標題句眼一曰好尙生新夫古質無如漢氏沖淡莫過陶公然而抒寫性情取裁風雅朴而實綺清而實腴下逮王孟儲韋典型具在虛谷乃以生硬爲高格以枯槁爲老境以鄙俚粗率爲雅音名爲尊奉工部而工部之精神面目迴相左也是可以爲古淡乎朱華冒綠池始見子建悠然見南山亦曰淵明響字之說古人不廢暨乎唐代鍛鍊彌工然其興象之深微寄

託之高遠則固別有在也虛谷置其本原而拈其末節
每篇標舉一聯每句標舉一字將率天下之人而致力
於是所謂溫柔敦厚之旨蔑如也所謂文外曲致思表
纖旨亦茫如也後來纖仄之學非虛谷階之厲也耶贊
皇論文謂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人生境遇
不同寄託各異心靈濬發其變無窮初不必刻鏤瑣事
以爲巧捃摭僻字以爲異也虛谷以長江武功一派標
爲寫景之宗一蟲一魚一草一木規規然摹其性情寫
其形狀務求爲前人所未道而按以作詩之意則不必
相涉也騷雅之本旨果若晏邠是皆江西一派先入爲

主變本加厲遂偏駁而不知返也至其論詩之弊一曰
黨援堅持一祖三宗之說一字一句莫敢異議雖茶山
之粗野居仁之淺滑誠齋之頽唐宗派苟同無不袒庇
而晚唐崑體江湖四靈之屬則吹索不遺餘力是門戶
之見非是非之公也一曰攀附元祐之正人洛閩之道
學不論其詩之工拙一槩引之以自重本爲詩品置而
論人是依附名譽之私非別裁僞體之道也一曰矯激
鐘鼎山林各隨所遇亦各行所安巢由之遁不必定賢
於臯夔沮溺之耕不必果高於洙泗論人且爾況於論
詩乃詞涉富貴則排斥立加語類幽棲則吹噓備至不

問人之賢否併不論其語之真僞是直詭語清高以自掩其穢行耳又豈論詩之道耶凡此數端皆足以疑誤後生瞽亂詩學不可不亟加刊正然其書行世有年村塾旣奉爲典型莫敢訾議而知詩法者又往往不屑論之繆種益蔓延而不已惟海虞馮氏嘗有批本曾於門人姚考工左垣家借鈔顧虛谷左袒江西二馮又左袒晚唐冰炭相激負氣詬爭遂併其精確之論無不深文以詆之矯枉過直亦未免轉惑後人因於暇日細爲點勘別白是非各於句下箋之命曰瀛奎律髓刊誤雖一知半解未必遽窺作者之本源且卷帙浩繁牴牾亦難

系之通久通集卷六
自保而平心以論無所愛憎於其間方氏之僻馮氏之
激或庶乎其免耳

儉重堂詩序

吾宗以文章著者梁有少瑜唐有唐夫元皐然詩集皆
不傳明末槩子先生崛起江左以詩鳴歿而無嗣遺集
僅藏其外孫家

國初鞏昌太守子湘公及兄給諫孟起公徵君仲霽公
皆以文藻鳴一時人比之河東三鳳徵君尤工於賦詠
與槩子先生名相埒流風餘澤沾被後昆故文安一派
不特衣冠科第甲畿輔文章淹雅亦率能承其家學與

當代作者相頡頏往在京師受讀可亭伯父夔繭集宏
深奧衍突過古人循環雒誦不能釋今歲偃亭伯父復
寄示儉重堂集十二卷首曰贈羅殘稿皆少作一往情
深有王伯輿之思焉次曰餐霞閣集家居食貧所作次
曰岱麓山房稿岱麓山房續稿官山東及解組後作次
曰赤城集羈棲保定時所作也至是遇益蹇詩亦益進
次曰蓬山集作於內邱次曰希阮齋集次曰華游集作
於內邱解組後絕意人事脫落町畦意象所生方圓隨
造矣次曰古博浪集次曰昆陽集次曰愛吾廬集皆就
養河南之所作老境恬愉頹然天放無復人間煙火語

然軒昂磊落之氣尙時時來也大抵平生性情篤至寄託遙深纏綿悱惻不自解其何故人亦莫窺所以然又少時讀書有大志功名氣節皆不欲居古人下而遭逢坎壈所往輒窮自傷幸際唐虞不能與稷契夔龍共襄上治抑鬱憂愁無所發洩一寫於詩故其詩上薄風騷下躡宋元無不一一闡其奧而空腸得酒芒角橫生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於東坡居士爲最近夫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音易好論詩家成習語矣然以齷齪之胸貯窮愁之氣上者不過寒瘦之詞下而至於瑣屑寒乞無所不至其爲好也亦僅甚至激忿牢騷懟及君父裂名

教之防者有矣興觀羣怨之旨彼且烏識哉是集以不
可一世之才困頓偃蹇感激豪宕而不乖乎溫柔敦厚
之正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窮而後工斯其人哉
昀嘗介同年宮君璟超走書數千里求槩子先生集於
句容其外孫慮有遺失不卽付意恒怏怏懼或湮沒不
克傳世爲宗黨光今得是集紀氏詩有傳人矣儻他時
有刊槩子先生集者與此編並行天地間彬彬郁郁百
年前後相輝映不亦盛哉

冰甌草序

詩本性情者也人生而有志志發而爲言言出而成歌

詠協乎聲律其大者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次亦足抒憤寫懷舉日星河嶽草秀珍舒鳥
啼花放有觸乎情卽可以宕其性靈是詩本乎性情者
然也而究非性情之至也夫在天爲道在人爲性性動
爲情情之至由於性之至至性至情不過本天而動而
天下之凡有性情者相與感發於不自知詠歎於不容
已於此見性情之所通者大而其機自有真也彼至性
至情充塞於兩間蟠際不可漸滅者孰有過於忠孝節
義哉予嘗慕古人三管之紀每遇事有關於忠孝節義
者輒流連不置今夏客從上黨來持冰甌草一冊乞予